

散文集

响水蓝

吴昉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夏 昆
封面设计 张 彪
技术设计 晓 晓

响 水 蓝
吴 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 550004)

*

贵州地质彩印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4.375 印张 8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221-04489-9/I·941 定价:7.00 元

序

年轻时候，从戎边关。闲暇之时，最赏心惬意的事，就是读诗，读思念故乡的诗。“寒山吹笛唤春归，迁客相看泪满衣。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每当读到像唐代诗人李益《春夜闻笛》这样感情浓烈的思乡之辞，就往往按捺不住，不能自己。于是就手痒痒的，极想把对故乡的种种思恋，种种诚爱，多多少少记点下来。然而边情隐隐，成事匆匆，时不待我，势不应允，所以就不得不强抑诗情，怅然作罢。

有朋友说，爱国在国外，思乡在远方。无论以常情论，还是推到极至，这话都是很有道理的。远在滇边的时候，我就曾经想过，等到有一天，“解甲归田”了，“容”归故里，这种种因远阻而思恋故乡的苦苦情思，怕就会打结了，就会了断了。但是，就没有想到，“吾又差矣”，却原来是“情也近更切”的：当我染着两鬓霜花，怯怯的重新投入故乡怀抱之后，对故乡的种种爱恋，却因之“近”了，就更是山重水复，藤牵蔓绕；更是山山水水都含爱，枝枝叶叶总关情了。无论蓝蓝的响水，还是鸣响的花海；无论殷殷的钟声，还是悠悠的晚唱；无论香甜甜的糍粑，还是喷喷香的糯米饭；无论温馨蕴藉的山村，还是堆垒高耸的山城；无

论硬铮铮的石漠人，还是憨厚厚的“落区汉”；无论能将就不讲究的邻居，还是能吃苦又吃不得苦的哥们……都变成了冲淡不了的情感，消灭不尽的记忆，涂抹不掉的影子，挨肤贴骨，依魂附魄，驱之不散！不把这种种情感“释放”一点出来，就吃不香，坐不定，睡不稳！

但是如何“释放”？有朋友说，古人得意借助诗。可说来不好意思，鄙人虽好读诗，但却不敢弄诗。而且无论旧体新体。因为格律难学，新近的新诗又读不懂。所以只好敬而远之，不敢效法。然而借助散文，就会了，就行么？当然也未必。行家有论，散文也者，形散神不散是也。其意蕴在诗，其神乃是诗。这又把吓着了。横竖都难打整。不过呢，散文毕竟有个散字，不管怎么说，总可以随便一点。于是乎，就顾不了那许多，提起笔来就写；只要能抒发感情，表白心意就行，管它像与不像。又好在自我有个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但却可以自我安慰解脱的想法：写小说，并不是为了当小说家；写散文，也不是为了当散文家。惟因有此，也就“无所谓”了。诚惶诚恐，谨奉读者。

吴 昉

1997年11月于贵阳

目 录

响水蓝	(1)
百井城探幽	(7)
殷殷钟声	(11)
探母节	(14)
鸣响的色彩	(18)
秋声秋色三图	(24)
叩访沙滩	(31)
深深的河	(37)
天神遗落在贵州	(45)
桌之恋	(62)
洞赋	(65)
远山在呼唤	(71)
晕街	(75)
樟江小景	(78)
香甜的回忆	(85)
弯弯的山路	(90)

醉茶	(95)
明人賦	(100)
山城小侃	(105)
三月泡香	(111)
石漠人的故事	(117)

响 水 蓝

世界上的大江小河，以其颜色和流经之地来命名的多，比如我们的长江、黄河、黑龙江和淮河等等。而飞云山下的这条百瀑沟，樟江的小支流，布依人和瑶家人却以声音来命名，响响亮亮的叫它响水河。

响水的源头，就藏在一个碧绿碧绿的山窝里。碧绿碧绿的喀斯特原始森林，环抱着一个千年没流尽万载没淌干的幽蓝幽蓝的野水潭。在野水潭边，视线所及的一切，不知道都是被林海染绿了，还是都被野水染蓝了。就连蓝天上飘飞闲荡的白流云和悠哉游哉的野太阳，也被染成了绿茵茵和蓝幽幽的。正是因了这野山野水白流云野太阳的秀色，凡到此观光览胜的游人，很少有不为此满眼的自然透顶的野色大惊大奇大呼大叫的！

仔细观察野水潭，它的色彩竟是那样的丰富：浅绿，碧绿，深绿，墨绿；淡蓝，蔚蓝，湛蓝，深蓝。真是的，春来江水绿如蓝，一点也不假！无论绿和蓝，无论哪一层颜色，都那么透明，那么清亮，那

么澄澈。有朋友将一根缝衣服的钢针丢下去，能一直看见它银光闪闪地翻滚着飘忽着沉到深深的潭底，尔后静静地躺在深深的潭底，横在泥沙轻轻覆盖着的落叶上闪闪发光。

要想在这野水源头寻觅什么人情味，那非失望不可的。但要说它活脱脱像个纯情的少女那样文静清纯漂亮，这比喻却恰当不过。凭直观，我觉得它的野性和秀色，都表现在它的身边没有被丢弃的破纸片，没有被砸碎的玻璃瓶，没有干瘪脏兮兮的香烟壳，更没有那腐烂发臭的果皮，天然一派极其自然极其原始甚至极其荒凉的景色。

从深潭的墨绿处和深蓝处冒出来的活水，不肯就在潭中等待腐朽，于是卷着天上无声飞涌的秋云，悠悠地涌动着，滑行了好远。然后就前呼后拥，波翻浪滚，奔下深谷，哗啦啦腾起一片白烟。因为野水潭的边缘，极像人的心脏形状；又因为它那静静的绿水蓝浆，最后都在深潭的搏动中涌动激越奔腾起来飞流出山，人们才说这野水潭就是这一带大山的心脏。

既然布依人和瑶家人都把这一条从大山心脏里涌流出来的碧蓝碧蓝的野水叫做响水，不仅因为它奔下深谷之后就百瀑高悬，涛涛不绝，飞鸣不绝，我想一定还有它不同凡响的地方。

是的，野水立即用它的不同凡响来回答。就在它挟着深谷两岸野花野草的清香，活蹦乱跳着快要奔腾出一个山谷之口的时候，喀嚓一下便被一道拦

河大坝截住，第一次失去了它生来就享有的无拘无束的自由。它大概是庆幸自己水淋淋的生命遇到了从来就没有过的机会，便也就安静了下来，经过力量的积蓄，就随着引渠涌到了那座山的半山腰。于是它就利用其巨大的落差，做了一个长长的美梦，脱胎换骨，蝶化成了源源不断输向山外输向远方去的光和热，创造了有生以来从所未有的伟大的辉煌。

有人担心，它从此可能失去了它那野性的美丽。但是，当它完成了那个蝶化的飞跃，重新跌落到幽谷里来的时候，还是那么澄亮那么清澈那么纯净那么碧蓝，掬捧可餐。

很难想象，如果那座喀斯特石山没有这野水的滋润，那条条深谷里没有这野水在流淌，那千沟万壑没有这密匝匝的原始森林的覆盖，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况？

野水旅途中最舒心最适意最值得骄傲的，恐怕要数集野奇秀于一身的水上森林那一段了。这一沟碧蓝的野水和碧绿的合欢树林，不仅蕴育一个十分动人的爱情故事——合姐和欢妹战胜恶人，夺得了爱情和自由，最后变成了永久长青的合欢树。而且极其生动地显示出了碧水和绿树天然交融合而为一的特别难得一见的情景。

一钻进水上森林，很快就被它迷住。头顶上是树枝树叶密织而成的遮天蔽日的林冠绿网，眼面前是树干藤蔓纵横连理盘根错节的林子，脚底下是涌动奔腾哗哗有声的流水。整个空间都被密林笼罩住

了，深邃无边。明晃晃的那个太阳消逝了，满眼是野水和树根扭结而成的世界。但这个空间并不晦暗，倒很清亮。因为这里有另外一个太阳，那就是野水之光。水在清亮中，树在清亮中，人在清亮中。

我禁不住一边看，一边走，一边就想：到底是森林在野水中，还是野水在森林中？到底是野水淹着树，还是树掩着野水？到底是野水扭着树根潺潺流淌，还是树根扭着野水不让走？到底是野水像树根虬结连环，还是树根像野水力破石顽？到底是流动森林，还是凝固的野水？到底是野水养育滋润着森林，还是森林养育滋润着野水？到底是因为有了野水这森林才如此牵藤挂树如此超群拔俗如此奇居天下，还是因为有了森林这野水才这样活蹦乱跳这样清新活泛这样永不疲倦？生命到底是诞生在水中，还是诞生在树上？这水上森林到底是用水做成的骨肉，还是用树做成的骨肉？

痴迷中，根本就什么也分辨不清；沉醉里，根本就什么也不想分清。不过在痴迷和沉醉中总是非常清晰的感到：在这个人越来越多树越来越少的世界上，到底还是保留了这么一片奇特而珍贵的森林，真是大幸！

叮叮咚咚，嘻嘻哩哩，树根和野水在没完没了地亲昵交谈；淅淅沥沥，哩哩啦啦，野水和树根在无穷无尽地砥砺欢歌。它们仿佛还在说：既然天造地设了这段奇缘，那就要努力创造更多的新鲜和美妙，不负天公地母；既然人们赞赏这美妙的景色，那

就要拼命生化出更多的奇花和异草，不负江东父老！

走出水上森林，才真真切切地感到，所谓响水的野性并不是未曾开化的粗糙蛮荒，也不是未经驯服的野傲蛮横，更不是不能入流的野草闲花，而是未经世俗污染的本色本性本质，就像是常年居住在深山峡谷里的山里人，“草立而至，尊野服也”。

就像诗有诗心文有文眼一样，响水野性勃发的时候，也就是它最具个性的时候，也就是它向世界表明自己为什么叫响水的时候。

响水野性勃发的时候，很像庄老夫子曾经倾心注目遥望过的那团团浮动的野云阳气：“青春之时，阳气发动，遥望蓺泽之中，犹如奔马。”不是么，你看野水在深山峡谷之中夺路而出自由闯荡的那个劲头，那个气势，那个场面，就简直令人心花怒放，荡气回肠！苍山翠峦，奇崖峭壁，深沟险滩，水瀑跌宕，蜿蜒回旋，如幻如梦。突然间，横空飞出一道悬崖，野水被激暴起来，沿着钙华，轰然而下，似珠帘下坠，如骏马奔腾，像暴雨狂泼。峡谷里，龙吟虎啸，大雾弥天。

临此胜景，朋友们便禁不住扯起嗓子，长声悠悠地吼唱起我那首《山泉与飞瀑》来：“山泉哟，如琴弹得云儿醉；云儿醉哟，千日环绕山下飞；飞瀑哟，如虎跳崖声如雷；声如雷哟，山鸣谷应声声回……”

更有个朋友哲思萌动，诗兴大发，于是低首蹙眉，动心动肠地吟诵道：“越是路上多险滩，野水的

行程越光华；越是路上多陡坎，野水的浪花越好看；千滩万宕留不住，心坚意诚要出峡；奔出来的海阔天空，不出来的老死荒山……”

渐渐的，我发现，青山下，涧水边，小路旁，有许多人们丢弃的破纸片，汽水瓶，干瘪瘪脏兮兮的香烟壳，和腐烂发臭的果皮。野水，正在被游人污染着。于是，我想：这野水，让它永远留在深山永远不被糟踏永远不被污染永远保其野色好呢，还是宁可让它受点污染也要奔向山外同时让“外山”也涌进来好呢？

想当初，有武陵人，为避“秦时乱”，躲进桃花源中，与世隔绝，保其野色。尽管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但是汉魏和隋唐还是滚滚而过了。叹后来，有涑水的野三坡人，为与社会融合，拼命挣脱野性，翻山越岭，也要投奔到涿州。看来，野三坡人比桃花源中人更聪明，更有远见，更值得响水之滨的人们效法。当然，除了要像响水一样奔出峡谷，加快与山外的社会融合而外，也要特别注意保持响水的野色，使响水永远碧绿如蓝才好！

1994. 01. 30

百井城探幽

面对着这座烟雨迷濛中楼廓模糊树影依稀的高原古城，这座虽有青山环抱却无绿水绕流的山中小城，这座因缺水而有井因有百井而有百水的百井边城，它总要逼着你竭力去寻找点什么咀嚼点什么思索点什么想象点什么。

那被古老城墙围住的小城池呢？那爬满青藤的老屋呢？那挂着风铃的过街楼呢？那院子里硕果累累的佛手瓜棚架呢？那玲珑别致的八角亭呢？那清波鳞鳞的荷花池呢？那学府门前的栖凤林呢？那文化馆前几对有名的大石狮呢？那成百上千口深深浅浅各有美名的水井呢？

昨天的小城，依稀，迷濛，模糊，甚至荡然无存了，可以找到它的痕迹和影子，却目睹不到昔日的风采和神韵了。城墙没有把它封闭住，大山没有把它阻隔住，深井没有把它紧箍住，它总是在追赶着山外的同族，也总是在不断地毁灭又不断地新生，虽然步子蹒跚一些，时间晚一些，苦痛长一些。

毁灭和新生，都值得庆幸，值得庆贺。然而彻底毁灭了的，却不能全面新生，就未免不使人悲然

凄然怅然。就如这小城中的百井兴废，所废掉的就不仅仅是水井，所兴起所取代的顶多也就是自来水而已。

大概就是因为“喀斯特”的缘故，山中这块平坝的水不在地上淌，而在地下流。于是在此筑城而居的祖辈先人们，便到处掘地挖井；于是城中家家宅前，户户屋后，条条街边，深深巷内，一口口古井“深居其间”，一口口新井“简出其外”。但到井边，不是几许清流，便是荡漾清波；不是缕缕霞光，便是习习余辉；不是丝丝烟柳，便是枝枝冬青，在诉说甜蜜和清凉，诉说生命和兴亡。

这诸多的水井，都各自有一个美名。有以姓氏命名的：“蒙家井”，“徐家井”，“陈家井”；有因名胜而生辉的：城隍庙前的“城隍井”，学府旁边的“迎圣井”；有因其特点而得名的：“水出双窠”的叫“猫鼻井”，“泉出山带白沙”的叫“沙泉井”，“水不出外，内实宏深，终日频汲不稍减”的称为“大井”。

一口井便是一部历史。“官井”——古书载，县衙门外，荷花池旁，数步有石，石隙出泉，官井独占了此处风水宝地；“紫泉井”——它会令你联想到暮鼓晨钟香烟氤氲的紫灵庵里的景象；“考棚井”——据说乡下的学子跋山涉水，云集城中应试，捧一掬井水，便神清气爽，下笔有神；“广湖井”——抗日战争中，大火烧了长沙，难民逃来，拥入城内，为止焦渴，掘地找水，于是留此“胜迹”。

不要说古城楼栖凤林荷花池这些名胜古迹了，单单城中这百口素井，就含有这么丰富的文化气蕴，闪耀着如此辉煌的文化色彩，实在是令人神思想往兴奋不已。即便是如今这许多的古井废了填了闲了，被自来水公司的水龙头取而代之了，但它们的“文化”却没有一起被湮没，还是那么有生命那么有味道那么漂亮迷人！谁说不是这样呢？富有文化的“生命”，才能长久，才能远行。

反过来问一下，没有多少文化的“生命”呢？恐怕很难说得清了。试看那些单调的直线加方块结构的长街，那些差不多一个模样的灰色的砖头似的挨挨挤挤的楼们，那些追求急功近利不要文化涵养的商业场所，哪一处能够令人神思想往？哪一处能够使人流连忘返？哪一处能够声名远播？哪一处能够名垂青史？

不是说文化在前进文化在发展的么？却为何文化颇为发达的今人反倒不如文化不甚发达的古人更讲究文化？“建设”而不讲“文化”，恐怕就不会有更多的当代高度文明可言了。

可爱的缺水小城，正因为它的水甜，它腌制的盐酸菜才如此有名而得其天下。如今国际上正在资助它寻找其喀斯特地下丰富的水资源。据说人们据此正在做好多的美梦：大水库的梦，大灌渠的梦，米粮仓的丰收梦……希望不要忘了也梦上一点儿文化！

面对着烟雨迷濛中的百井之城，寻觅它的史迹

咀嚼它的文化思索它的现在想象它的未来，禁不住
万千滋味涌上心头。这万千思绪集中到一点，便成
了一个问号：文化是什么啊？

小城的口口古井，请你告诉我……

1994. 04. 05



殷 殷 钟 声

铛，铛，铛！铛，铛，铛！

一阵不紧不慢节奏稳当而又悠扬悦耳余音远播的钟声，捣散了高原的晨雾，打碎了小城的寂静，直撞到我的心头来了。于是被高高的梧桐树环绕掩映着的校园里，便传来了一片朗朗的读书声。是啊，钟鸣漏尽，小城云开雾散一派清新宁静；钟灵毓秀，天地间的灵秀之气仿佛都随着这钟声像天降甘霖地冒氤缇似的凝聚到校园里来了。

这是我在黔南 D 县城又一次听到的母校上早晨第一节课的钟声。军营吹军号，工厂鸣汽笛，机关拉电铃，这些报告作息时间的习惯做法，各有其来历和说法。唯独学校为什么要敲钟，而又是何时何校开始实行起来的？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过。

不是我不想弄明白，我问过很多人，他们也莫明其妙。有关史书，我读得少，真是孤陋寡闻，盲茫然不知到何处去查考。

尽管如此，这每每令人肃然起敬的钟声，总是在耳边缭绕，总是驱之不走，挥之不散。于是我猜想，是不是因为这个“钟”字具有“专注”的含义，